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编
主 编 纳 麒



中国西南文化研究

2006

SOUTHWESTERN CHINA
CULTURAL STUDIES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

中国西南文化研究

2006

主 编 纳 麒

编 委 木 雾 弘 李 安 泰 石 朝 江
张 文 刘 弘 段 玉 明
张 骏 逸 徐 新 建 霍 巍

执行编委 颜恩泉

封面设计 康春华

英文翻译 康春华

摄 影 汤明珠 王 京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
· 昆明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西南文化研究. 2006 /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昆明: 云南科技出版社, 2006.12
ISBN 7-5416-2526-4

I. 中... II. 云... III. 少数民族 - 民族文化 - 西南地区 - 2006 - 文集 IV. K28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8781 号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云南新闻出版大楼 邮政编码:650034)

昆明理工大学印务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6.25 字数: 408 千字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 册 定价: 60.00 元 (共 2 册)



序

云南古称“彩云之南”。2000 多年前，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曾经在他的《史记》里记载过一个称为“滇”的神秘古国。在他的笔下，这是一个充满蛮荒的遥远之地。2000 多年后，这里不再蛮荒，却仍然被很多外地人称之为一片充满神奇的土地。所谓神奇，主要就是因为它的由多种民族而形成的文化多样性。多年来，一批又一批有志者一直在努力叩开这扇神奇的大门，想弄清楚这些文化的内在构成、特点，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得以形成的特殊背景等等。这当然是一项应该做并且值得做的事业。这本研究文集就是这项持续不断的努力中的一部分。

作为一本集体性的研究文集，参与者选择的都是各自感兴趣的题目，能够把大家统一在一起的是“中国西南文化”这个大题目。这也正是历史研究所几代学人（或者说是包括了云南社会科学界众多学者）一直在努力耕耘的一片田地，地方性、民族性的历史、文化研究，正是云南学界多有收获的广阔沃土。连续好几年，他们一直在编这本《中国西南文化研究》。换句话说，这本文集里的文章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研究群体所做的持续不断的努力中的一部分。从单篇来看，这些文章似乎都不会有什么轰动效应，但合起来看，味道就不同了。作个比喻，可以把这些单篇文章看作一棵一棵的树，它们未必都能称得上

是稀世珍宝，但当众多的树连片成林后，就是一番可观的风景了。想想看，只说现在已经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有了名气的云南民族文化，为我们云南的经济社会作出的独特贡献，我们就有理由对所有为这项事业一直在默默奉献的人们表示真挚的敬意。

看了文集里的多数文章，我们能够获得这样一种基本印象，这些研究者是认认真真下了功夫的。他们尽可能地去理清思路、占有材料；尽可能地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以便能够拨开时间的尘土，弄清楚它们的本来面目以及它们的关系……

我一直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有两个轮子：一是面对现实的，对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二是基础性的，侧重于对各个相关领域内一些基本问题的探寻。二者各有作用，都可作为，不可偏废，它们应该互相促进，共同成长。当然，不管是哪种类型的研究，都可以并且应该不断改进，研究方向、研究角度、研究手段等等都可以不断创新。只有不断创新，才会有可持续的生命力，这一点于文、对人都适用。

还用那个比喻，希望这些“树”能够尽快长得壮实一些，能够多出一些珍稀的、价值高一些的“树”，还希望连成片的“树林”也能更大一些。就此，我们既需要有足够的耐心，需要有实实在在的紧迫感，更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是为序。

纳 麟



目 录

1 / 筏人觅踪

- | | |
|----------------------------|------|
| ——初析“笮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 刘 弘 |
| 23 / 古彝人男子头饰考略 | 俄比解放 |
| 45 / 康北霍尔人的来源及历史演变蠡测 | 曾现江 |
| 60 / 成汉对南中地区的争夺 | 姜先杰 |
| 73 / 清代滇东南壮区移民开发与民族交融述论 | 李 和 |
| 87 / 苗族：“神州”土著 | 石朝江 |
| 109 / 略述唐至民国年间“茶马古道”上的纳藏贸易 | 杨福泉 |
| 143 / 蒙自、思茅、腾越通商口岸兴衰探究 | 何斯民 |
| 163 / 《花篮瑶社会组织》对费孝通一生学术的影响 | 韦 杨 |
| 177 / 元代云南钞法始末 | 康春华 |
| 195 / 元代对云南的统治及其历史作用 | 王胞生 |
| 220 / 景华寺与朱德 | 汤明珠 |
| 227 / 德宏土司族系演变 | 刘扬武 |

CONTENT

Looking for the Trace of Zuo People: A Study of Archeology

Culture Heritage from Zuo Area *Liu Hong* (1)

A Study of Man Headwear of Acient Yi People *Ebi Jie-fang* (23)

History of Horpa of North-Khams by *Zeng Xian-jiang* (45)

The Cheng Han Regime Fighting for Nanzhong Area *Jiang Xian-jie* (60)

A Probe into Hans Immigrants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Culture

Communication to the Zhuangs in the Southeast of Yunnan

Li He (73)

The Miao Nationality: Aboriginals in the Divine Land *Shi Chao-jiang* (87)

A Brief Account on the Naxi-Zang Nationality Trade on the Old

Tea-horse Road in the period from Tang Dynasty to ROC

Yang Fu-quan (109)

Inquir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ree Trading Ports :Mengtzu,

Simao、Tengyue *He Si-min* (143)

Influence of “ precious jad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basket of flowers ”

to Fei Xiaotong's Academic Study *Wei Yang* (163)

A Study of Paper Money system in Yunnan During Yuan Dynasty

Kang Chun-hua (177)

The Rule to Yunnan of Yuan Dynasty and its Historical Influence

Wang Bao-sheng (195)

The Tan-hua Temple in Zhu De's Eyes *Tang Ming-zhu* (220)

Development of the Lineage of De-hong's Headman *Liu Yang-wu* (227)



笮人觅踪

——初析“笮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刘 弘

摘要：笮是我国西南地区的一支古代民族，战国至秦汉时期主要活动在岷江上游、青衣江上游和雅砻江中、下游地区。笮人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主要由伴随殉葬牲畜习俗的石棺墓、土坑墓，以及在此类墓葬中出土的饰有螺旋纹的大双板耳陶罐、山字格铜剑、双圆饼首铜剑、曲柄铜剑、短柄铜镜、马具和各式铜泡钉的器物组合构成。云南德钦、香格里拉、丽江、剑川是笮文化的西界与西南边界，古代文献所载的冉、驩、白狼、槃木、唐鞍等都是笮系民族。

关键词：笮域 考古学 文化遗存

Looking for the Trace of Zuo People: A Study of Archeology Culture Heritage from Zuo Area

Liu Hong

Abstract: Zuo is an ancient minority in south-west China. They have lived in the upriver of Min, Qingyi River and the midst river and upriver of Yalong River. Archeology culture heritage from Zuo area are made of kistvaens, tombs, gallipots and so on. Deqin, Zhongdian, Lijiang and Jianchuan are the west and south-west border of Zuo area. Such as Ran, Bailang, Panmu and Tangzou are the parts of Zuo People.

Key words: Zuo People Archeology Culture Heritage

战国至秦汉时期，在我国西南地区分布有众多的民族，见于文献记载的就有夜郎、滇、邛、笮、昆明、徙、嶲、冉、駄、白马、白狼、槃木、唐藪、劳浸及靡莫之属等等，他们分布的地区被当时之人统称为“西南夷”，而“笮”是“西南夷”中重要的一支。研究西南地区的历史、民族和考古，“笮”是必然要涉及的课题。然而古代文献对“笮”的记载稀少简略，研究“笮”和研究同时期西南地区其他古代民族一样，更多地依靠地下的考古发现。所以确定“笮”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笮”的重要前提。

一、汉晋文献中有关“笮”的记载

“笮”在汉晋文献中又写作“筭”、“筭”或“筭”，又称其为“筭都”、“筭都夷”、“筭都夷”。

《史记·西南夷列传》是最早记载“笮”的文献，“西南夷



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驩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驩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

《汉书·西南夷传》的前段完全照抄了《史记·西南夷列传》的有关内容。后面则云：“南粤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笮侯，冉、驩皆震恐，请臣置吏。以邛都为粤嶲郡，笮都为沈犁郡，冉驩为文山郡，广汉西为白马为武都郡”。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笮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笮都县。其人皆被发左衽，言语多好譬喻，居处略与汶山夷同。”又“自嶲东北有笮都国。”

《汉书·地理志》与《后汉书·郡国志》的越嶲郡条皆有“定笮”、“大笮”、“笮秦”三县。

《华阳国志·蜀志》：“定笮县，笮，笮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嶲曰笮，蜀曰邛，皆夷种也。”

以上是汉晋时期文献中有关“笮”的主要记载。

二、笮之地望

研究笮人，必须确定笮人的分布范围，即笮之地望，笔者认为首先需对历史文献进行梳理。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的只是笮人的分布方位及分布的大致区域，即“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

根据汉晋时期的文献，笮人分布的具体地点则有以下这些地区：

汶山郡 《华阳国志·蜀志》云：“汶山郡本蜀郡北部冉駹都尉。”颜师古注《汉书·武帝纪》引服虔曰：“今蜀郡北部都尉所治本笮都地也。”说明汶山郡是笮人分布区之一。关于汶山郡的范围，《华阳国志·蜀志》如是说：“汶山郡……孝武元封四年置（实为武帝元鼎六年置），旧属县八……南接汉嘉，西接凉州酒泉，北接阴平”。汉汶山郡所属八县中可考者有绵虒、湔氐道、汶江、蚕陵、广柔五县。据任乃强先生考证，绵虒故城在今四川阿坝州汶川县城，湔氐道在岷江二源会流处之南、松潘之北地带，汶江故城在今茂县北二里，蚕陵即今茂县之叠溪，广柔故城当在今理县之薛城，此五县都位于岷江上游地区。

沈犁郡 沈犁郡置于汉武帝元鼎六年，《汉书·武帝纪》：“元鼎六年……定西南夷，以为武都、牂牁、越巂、沈犁、文山郡。”《汉书·西南夷传》：“南粤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笮侯。冉、駹皆震恐，请臣置吏。以邛都为粤（越）巂郡，笮都为沈犁郡，冉駹为文山郡。”沈犁郡只设置了十四年，于武帝天汉四年“并蜀为西部，置两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东汉顺帝阳嘉二年，又在沈犁郡故地置汉嘉郡，但汉嘉郡的辖地远小于沈犁郡。颜师古注《汉书·武帝纪》引《茂陵书》曰：“沈犁郡，治笮都……领县二十一。”《后汉书·笮都夷传》：“汉嘉郡，本笮都夷也。”《华阳国志·蜀志》亦云：“汉嘉、越巂曰笮”。西汉沈犁郡属县可考者仅四县：青衣、严道、徙、旄牛。任乃强先生考证，青衣故治在今雅安芦山县，严道在今荥经，徙在今天全东三十里之始阳镇，旄牛县故址在今汉源大渡河南岸之大树堡一带。任乃强先生还认为，除以上四县外，越巂郡的定笮、笮秦、大笮、姑复四县也可能为沈犁郡所领。笔者认为，越巂郡与沈犁郡同置于武帝元鼎六年，不可能将越巂郡所属的定笮四县同时又划归沈犁郡管辖。但任乃强先生认为：“沈犁郡失名之十二县（应为十七县）皆当



在今康定、九龙、乾宁、道孚、炉霍县内。”^①则甚确。因沈犁郡北为汶山郡，南为越巂郡，东为蜀郡，而青衣等四县又都位于沈犁郡东部，其余的县只能设置在西边了。由此可知，沈犁郡包含了雅砻江上游、青衣江上游和大渡河上中游地区。

越巂郡 越巂郡置于武帝元鼎六年，所领十五县皆可考，即邛都、灵关道、台登、苏示、阑、会无、卑水、遂久、青蛉、三绛、瀘街、定笮、笮秦、大笮、姑复。其中定笮、笮秦、大笮、姑复四县为笮人分布区，定笮在今盐源盆地，大笮在今雅砻江与金沙江交汇处的盐边，笮秦在今冕宁西雅砻江边，姑复在今云南永胜一带。此四县皆位于雅砻江西岸，从南到北连成一片。其中定笮、笮秦、大笮三县观其县名便知为笮人分布区，西南夷地区的邛都、夜郎也属于这类县名。《史记·西南夷列传》集解引徐广曰：“笮音昨，在越巂”，《华阳国志·蜀志》也云：“汉嘉、越巂曰笮”，明确记载越巂郡有笮人分布。

综上所述，历史文献记载笮人主要分布在今岷江上游、大渡河中游、青衣江中游、雅砻江中游和下游，如以现在的行政区划，则属于四川的阿坝州、甘孜州、雅安市西部、凉山州西部和滇西北地区，这一地区可以称之为“笮域”。

三、“笮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在“笮域”分布有许多与文献记载中的笮人基本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经过正式发掘的以墓葬为主，以下将重要的墓葬群逐一介绍，以便将笮人的文化遗存从众多的遗存中分辨出来。

1. 四川茂县、理县、汶川的石棺葬群

1938年，四川大学冯汉骥先生在汶川县雁门乡萝卜岩发掘

^①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了1座石棺葬，1964年，四川大学派遣童恩正先生赴茂县、理县、汶川地区进行调查，又发掘了一批石棺葬，计理县薛城区子达岩23座，龙袍岩1座，汶川县大布瓦岩2座，萝卜岩2座。石棺葬分布密集，墓穴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坑内用板岩或片麻岩石板砌成石棺，无底有盖。葬式有仰身直肢葬、二次葬和火葬三种，而以第一种为主。出土的陶器有双耳罐、单耳罐、高颈罐、簋形器、单耳杯、碗、孟形器等，其中以双耳罐最为普遍。铜器有剑、戈、钺和带钩、泡饰等装饰品；铜铁合制器有铜柄铁剑；铁器有斧、矛、刀、锯等，另外还出土了吕后八铢半两和文帝四铢半两钱131枚。发掘报告认为：这批墓葬的时代“恐怕不早于战国末期和秦汉之际。”^①

2. 四川茂汶县城关石棺葬群

1978年，四川省文管会和茂汶县文化馆在茂汶城关发掘了46座石棺葬，出土文物1400多件。这批墓葬排列密集整齐，墓向基本一致，墓穴均为不甚规则的长方形竖穴土坑，每座墓坑底部各有一个没有底板的长方形石棺，石棺壁用薄石板或是石条、石块构成，上依次盖以石板。石棺葬均为单人葬，46座墓中能辨明葬式的有仰身直肢葬29座，屈肢葬3座，二次葬4座。出土器物有陶器、铜器、铁器、铜铁合制器、漆器、钱币、海贝和装饰品等。^②

3. 四川茂汶县营盘山石棺葬群

1979年，茂汶县文化馆在茂汶县南约5公里的营盘山发掘了十座石棺葬，出土文物250余件。营盘山的石棺葬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无底有盖，全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出土的器物有陶器、铜器、骨器、石器等。陶器以鼓腹罐、单耳罐、

① 冯汉骥、童恩正：《岷江上游的石棺葬》，《考古学报》，1973年2期。

② 四川省文管会、茂汶县文化馆：《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石棺葬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7期。



豆形器、单耳杯为大宗；铜器有剑、镜、泡钉等。发掘者认为“这批墓葬的时代应属于战国中、晚时期。”^①

4. 四川茂汶别列、勒石村的石棺葬

1979年，茂汶县在该县附近发掘了31座石棺葬，其中在距县城西南20公里的别列村发掘了17座，在距县城西南5公里的勒石村发掘了14座。这批墓葬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无底有盖，可辨葬式有仰身直肢、俯身直肢和二次葬，而以第一种为主。两处墓葬共出土器物200余件，陶器数量最多，有双耳罐、单耳杯、豆、杯、深腹罐等；铜器有剑、戈、镜、泡钉；铁器有剑、环首刀；还出土了半两钱。发掘者将这批墓葬分为三期，认为第一期的时代属战国早期，第二期的时代为战国中、晚期，第三期的时代为秦汉时期。^②

5. 四川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

1992年，茂县羌族博物馆和阿坝文管所在距茂县县城西南的牟托沟发掘了1座石棺葬和3个器物坑，墓葬中出土器物170余件，三个器物坑共出土器物72件。出土的文物种类丰富，数量众多。陶器有簋、乳钉罐、小罐、杯、器座；铜器有罍、鼎、敦、甬钟、纽钟、戈矛、剑、盾、臂钏、连珠纽、泡钉、杯、圆牌饰、动物牌饰、鸟等；铜铁合制器有铜柄铁剑；玉石器斧、锛、凿、刀、杵、臼等。发掘者认为牟托“1号墓及其1、2号坑的年代应为战国中晚期之际”。^③

6. 四川理县佳山石棺葬群

1948年，阿坝州文管所和理县文化馆在理县东部姚坪佳山

① 茂汶县文化馆：《四川茂汶营盘山的石棺葬》，《考古》，1981年5期。

② 茂汶羌族自治县文化馆：《四川茂汶别列、勒石村的石棺葬》，《文物资料丛刊》第9集1985年。

③ 阿坝州文管所、理县文化馆：《四川理县佳山石棺葬发掘清理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1987年。

发掘了 15 座石棺葬和 1 座祭祀坑。这批石棺葬分布密集，排列整齐，墓穴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穴内用薄石板和石块砌出石棺，石棺无底有盖，均为单人葬，可辨葬式有仰身直肢和二次葬两种。出土器物 369 件，有陶器、铜器、铁器、木器和钱币等。陶器中以喇叭纽圈足豆最多，其余有平底罐、圆底罐、双耳罐、碗、盆、瓮、鼎等；铜器有釜、鍪、剑鞘头及带钩、连珠纽等装饰品；铁器有剑、矛、戟、鞴、釜、鍪、斧、锛、镰等兵器、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另外还出土了木器和漆器；出土的钱币有秦半两、八铢半两、四铢半两、榆荚半两和汉昭、宣时期的五铢。发掘者将这批墓葬分为三期，早期属秦至吕后前，中期属西汉早期，晚期属西汉中期，最迟不过西汉中晚期。发掘者认为该墓和器物坑的时代“应为战国中晚期之际。”^①

7. 四川汶川昭店石棺葬

1980 年，汶川县文化馆在绵镇北约 10 公里的福烟沟发现了一批石棺葬，石棺无底有盖，采集陶器 9 件，有双耳罐、罐、壶、豆、尖底盏等。^②

8. 四川巴塘、雅江石棺墓

1978 年，甘孜考古队在巴塘扎金顶发掘了 8 座墓葬，墓葬分布密集，均为石棺葬。葬式大部分为仰身直肢葬，有两座墓为曲肢葬。出土的陶器有橄榄形口的大双板耳罐、单耳罐、单耳杯、簋；铜器有刀、剑、镜、锥和装饰品。发掘者认为墓葬的时代在“战国至秦汉之际”。^③

9. 四川雅江县呷拉石棺葬群

1981 年，甘孜州文化局与雅江县文化馆在雅江县城以北 13

^① 茂县羌族博物馆、阿坝州文管所：《四川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及陪葬坑清理简报》，《文物》，1994 年 3 期。

^② 汶川县文化馆：《四川汶川县昭店村发现的石棺葬》，《考古》，1999 年 7 期。

^③ 甘孜考古队：《四川巴塘、雅江的石棺墓》，《考古》，1981 年 3 期。



公里的呷拉发掘了 8 座石棺葬。这批墓葬用方形板岩片砌成石棺，石棺无底有盖，置于竖穴土坑中。共出土陶器 10 件和少量装饰品，陶器为双耳罐与单耳罐。发掘者认为这批墓葬的时代约在战国中晚期。^①

10. 四川甘孜吉里龙古墓葬

1983 年，四川省文管会与甘孜州文化馆在甘孜县城南约 20 公里的吉里龙发掘了 8 座墓葬，这批墓葬既有石棺葬也有土坑墓和用卵石镶边的墓葬。墓葬分布密集，葬式为仰身直肢葬，出土了陶器、铜器、铁器、骨器和装饰品等百余件。墓葬中发现用马头骨、马肢骨、牛头骨、狗头骨殉葬的现象，出土的陶器有橄榄形口的大双板耳罐，部分大双板耳罐的腹部饰有螺旋纹，还有单耳罐和簋；铜器有刀和泡钉。发掘者认为这批墓葬的年代为“战国至秦，最晚不过汉初”。^②

11. 四川炉霍卡莎湖石棺墓群

1984 年，四川省考古所和甘孜州文化局在炉霍县城西北约 60 公里的卡莎湖发掘了石棺葬 275 座。石棺分为有底有盖、无底有盖、无底无盖两侧不用石板、土坑盖石板四类。葬式以仰身直肢为主，共 167 例，侧身葬 14 例，俯身葬 2 例，其余的葬式不明。出土器物只有铜器、石器、骨器、各种装饰品和毛麻织品。铜器有戈、剑、矛、削、𨱔、泡钉等；石器有刀、鏃和较多细石器；骨器有管、针等；还出土玛瑙珠、绿松石饰品和海贝等装饰品。发掘者认为，这批墓葬的时代“上起春秋，下至战国中期前，最晚也不会晚于战国中期。”^③

^① 甘孜州文化局、雅江县文化馆：《四川雅江呷拉石棺葬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3 年 4 期。

^② 四川省文管会、甘孜州文化馆：《四川甘孜吉里龙古墓葬》，《考古》，1986 年 1 期。

^③ 四川省考古所、甘孜州文化局：《四川炉霍卡莎湖石棺墓》，《考古学报》，1991 年 2 期。

12. 四川宝兴县城关及城郊土坑墓

1973年至1976年，宝兴县文化馆在宝兴城关及城郊发掘了5座土坑墓。出土了一批青铜器，有剑、刀、锬、鍪及扣饰等装饰品，发掘者认为墓葬的时代应为西汉初期。^①

13. 四川宝兴县瓦西沟口石棺墓群

20世纪80年代，宝兴县文化馆在宝兴县城西8公里的瓦西沟口发掘了7座石棺墓，出土器物20余件。这批墓葬无底有盖，分布密集。其中5座为西汉时期的石棺墓，出土铜剑、铜小刀、海贝等；另2座为东汉时期的石棺墓，出土铁刀、铁镰、铁钩等。^②

14. 四川宝兴县陇东石棺葬群

1985年，四川省文管会和宝兴县文化馆在宝兴县城西北20公里的陇东乡发掘了103座古墓葬，其中有石室墓11座，砖室墓14座，砖石墓14座，土坑墓62座，土坑木棺墓1座，瓮棺葬1座，这批墓葬分布密集，排列错乱，葬式基本为仰身直肢，有少量屈肢葬。出土的器物有陶器、铜器、铁器、骨器几类，陶器有饰螺旋纹的双耳罐、乳突罐、鼓腹罐、釜等；铜器有釜、盘和一些小饰品；铁器有剑、矛、小刀等。发掘者认为这批墓葬的时代约在东汉时期。^③

15. 四川宝兴县汉塔山土坑积石墓群

1991年，四川省文管会等单位在雅安市宝兴县城西北约20公里的陇东乡汉塔山发掘了65座土坑墓。这批墓葬均系小形土坑墓，布局密集，规格相近，无棺无椁，墓表积石是这批墓葬主要的特征。墓室不夯不筑，尸骨与遗物直接放入墓穴内，以土石回填至坑口，再以石块堆积于墓表。葬式主要为仰身直肢

① 宝兴县文化馆：《四川宝兴出土的西汉铜器》，《考古》，1978年2期。

② 宝兴县文化馆：《四川宝兴县汉代石棺墓》，《考古》，1982年4期。

③ 四川省文管会、宝兴县文化馆：《四川宝兴陇东东汉墓群》，《文物》。